史記三家註/卷0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七十七

史記卷七十八
春申君列傳第十八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七十九

春申君列傳第十八

春申君者，楚人也，名歇，姓黃氏。游學博聞，事楚頃襄王。〈索隱名橫，考烈王完之父。〉頃襄王以歇爲辯，使於秦。秦昭王使白起攻韓、魏，敗之於華陽，禽魏將芒卯，韓、魏服而事秦。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、魏共伐楚，未行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，聞秦之計。當是之時，秦已前使白起攻楚，取巫、黔中之郡，拔鄢郢，東至竟陵，〈正義竟陵屬江夏郡也。〉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。〈正義今陳州也。〉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，遂見欺，留死於秦。頃襄王，其子也，秦輕之，恐壹舉兵而滅楚。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：

天下莫彊於秦、楚。今聞大王欲伐楚，此猶兩虎相與鬬。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斃，〈索隱按：謂兩虎鬬乃受斃於駑犬也。劉氏云受猶承也。〉不如善楚。臣請言其說：臣聞物至則反，冬夏是也；〈正義至，極也，極則反也。冬至，陰之極；夏至，陽之極。〉致至則危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致，或作『安』。」〉累棊是也。今大國之地，徧天下有其二垂，〈正義言極東西。〉此從生民已來，萬乘之地未嘗有也。先帝文王、莊王之身，三世不妄接地於齊，以絕從親之要。〈索隱音腰。以言山東從，韓、魏是其腰。〉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，〈索隱按：秦使盛橋守事於韓，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。並內行章義

之難。〉盛橋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，不信威，〈索隱信音申。〉而得百里之地。王可謂能矣。王又舉甲而攻魏，杜大梁之門，舉河內，拔燕、酸棗、虛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秦始皇五年，取酸棗、燕、虛。蘇代曰『決宿胥之口，魏無虛、頓丘』。」〉桃，入邢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燕縣有桃城，平皋有邢丘。」　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。〉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。王之功亦多矣。王休甲息衆，二年而後復之；又并蒲、衍、首、垣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蘇秦云『北有河外、卷、衍』。長垣縣有蒲鄉。」　索隱此蒲在衞之長垣蒲鄉也。衍在河南，與卷相近。首蓋牛首，垣即長垣，非河東之垣也。垣音圓。〉以臨仁、平丘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屬陳留。」　索隱仁及平丘二縣名。謂以兵臨此二縣，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。按：《地理志》平丘屬陳留，今不知所在。〉黃、濟陽嬰城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蘇代云『決白馬之口，魏無黃、濟陽』。」　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。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。嬰城，未詳。〉而魏氏服；王又割濮磿之北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濮水北於鉅野入濟。」　索隱地名，蓋地近濮也。〉注齊秦之要，絕楚趙之脊，〈正義劉伯莊云：「言秦得魏地，楚趙之（絕）從〔絕〕。」〉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。王之威亦單矣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單，亦作『殫』。」　索隱單音丹。單者，盡也。言王之威盡行矣。〉

王若能持功守威，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，使無後患，三王不足四，五伯不足六也。王若負人徒之眾，仗兵革之彊，乘毀魏之威，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，臣恐其有後患也。詩曰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。《易》曰「狐涉水，濡其尾」。〈正義言狐惜其尾，每涉水，舉尾不令濕，比至極困，則濡之。譬不可力臣之。〉此言始之易，終之難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，〈索隱智伯敗於榆次也。《地理志》屬太原，有梗陽鄉。　正義榆次，并州縣也。《注水經》云：「榆次縣南洞渦水側有鑿臺。」〉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。〈索隱干隧，吳之敗處，地名。干，水邊也。隧，道路也。　正義干隧，吳地名也。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，即吳王夫差自剄處，在蘇州西北四十里。〉此二國者，非無大功也，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。〈索隱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，而自易其患於後。後即榆次、干隧之難也。〉吳之信越也，從而伐齊，〈索隱從音絕用反。劉氏云：「從猶領也。」〉既勝齊人於艾陵，〈正義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。〉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。〈集解《戰國策》曰「三江之浦」。　正義吳俗傳云：「越軍得子胥夢，從東入伐吳，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，殺白馬祭子胥，杯動酒盡，乃開渠曰示浦，入破吳王於姑蘇，敗干隧也。」〉智氏之信韓、魏也，從而伐

趙，攻晉陽城，〈正義并州城。〉勝有日矣，韓、魏叛之，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。〈集

解徐廣曰：「鑿臺在榆次。」〉今王妒楚之不毀也，而忘毀楚之彊韓、魏也，臣爲王慮而不取也。

詩曰「大武遠宅而不涉」。〈正義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。〉從此觀之，楚國，援也；鄰國，敵也。《詩》云「趯趯毚兔，還犬獲之。〈集解韓嬰章句曰：「趯趯，往來貌。獲，得也。言趯趯之毚兔。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，有時遇犬得之。」毛傳曰：「毚兔，狡兔也。」鄭玄曰：「遇犬，犬之馴者，謂田犬。」　索隱「趯」作「躍」。躍，天歷反。毚音讒。〉他人有心，余忖度之」。今王中道而信韓、魏之善王也，此正吳之

信越也。臣聞之，敵不可假，時不可失。臣恐韓、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。〈索隱大國謂秦也。〉何則？王無重世之德〈索隱重世猶累世也。〉於韓、魏，而有累世之怨焉。夫韓、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。本國殘，社稷壞，宗廟毀。刳腹絕腸，折頸摺頤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顛』。」　索隱上音拉，下音夷。〉首身分離，暴骸骨於草澤，頭顱僵仆，相望於境，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。鬼神孤傷，無所血食。人民不聊生，族類離散，流亡爲僕妾者，盈滿海內矣。故韓、魏之不亡，秦社稷之憂也，今王資之與攻楚，不亦過乎！

且王攻楚將惡出兵？〈正義惡音烏。〉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、魏乎？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，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、魏也。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、魏，必攻隨水右壤。隨水右壤，此皆廣川大水，山林谿谷，不食之地也，〈索隱楚都陳，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，即今鄧州之西，其地多山林者矣。〉王雖有之，不爲得地。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。

且王攻楚之日，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。秦、楚之兵構而不離，魏氏將出而攻留、方與、銍、湖陵、碭、蕭、相，故宋必盡。〈正義徐州西，宋州東，兗州南，並故宋地。〉齊人南面攻楚，泗上必舉。〈正義此時徐、泗屬齊也。〉此皆平原四達，膏腴之地，而使獨攻。〈索隱若秦楚構兵不休，則魏盡故宋，齊取泗上，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也。〉王破楚以肥韓、魏於中國而勁齊。韓、魏之彊，足以校於秦。〈索隱校音教。謂足以與秦爲敵也。一云校者，報也，言力能報秦。〉齊南以泗水爲境，東負海，北倚河，而無後患，天下之國莫彊於齊、魏，齊、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，一年之後，爲帝未能，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。〈索隱言齊一年之後，未即能爲帝，而能禁秦爲帝有餘力矣。然「禁」字作「楚」者，誤也。〉

夫以王壤土之博，人徒之眾，兵革之彊，壹舉事而樹怨於楚，遲令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遲，一作『還』。」　索隱遲音值。值猶乃也。今音力呈反。〉韓、魏歸帝重於齊，是王失計也。〈索隱謂韓、魏重齊，令歸帝號，此秦之計失。〉臣爲王慮，莫若善楚。秦、楚合而爲一以臨韓，韓必斂手。王施以東山之險，帶以曲河之利，韓必爲關內之侯。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，梁氏寒心，許、鄢陵嬰城，而上蔡、召陵不往來也，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。王壹善楚，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，〈索隱注謂以兵裁之也。〉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〈正義右壤謂濟州之南北也。〉王之地一經兩海，〈索隱謂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。　正義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。〉要約天下，是燕、趙無齊、楚，齊、楚無燕、趙也。然後危動燕、趙，直搖齊、楚，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。

昭王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、魏。發使賂楚，約爲與國。

黃歇受約歸楚，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，秦留之數年。楚頃襄王病，太子不得歸。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，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：「相國誠善楚太子乎？」應侯曰：「然。」歇曰：「今楚王恐不起疾，秦不如歸其太子。太子得立，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，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。若不歸，則咸陽一布衣耳；楚更立太子，必不事秦。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，非計也。願相國孰慮之。」應侯以聞秦王。秦王曰：「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，返而後圖之。」黃歇爲楚太子計曰：「秦之留太子也，欲以求利也。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，歇憂之甚。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，王若卒大命，太子不在，陽文君子必立爲後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。不如亡秦，與使者俱出；臣請止，以死當之。」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，而黃歇守舍，常爲謝病。度太子已遠，秦不能追，歇乃自言秦昭王曰：「楚太子已歸，出遠矣。歇當死，願賜死。」昭王大怒，欲聽其自殺也。應侯曰：「歇爲人臣，出身以徇其主，太子立，必用歇，故不如無罪而歸之，以親楚。」秦因遣黃歇。

歇至楚三月，楚頃襄王卒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三十六年。」〉太子完立，是爲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以黃歇爲相，封爲春申君，〈正義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，唯平原有地，又非趙境，並蓋號謚，而孟嘗是謚。〉賜淮北地十二縣。後十五歲，黃歇言之楚王曰：「淮北地邊齊，其事急，請以爲郡便。」因并獻淮北十二縣。請封於江東。考烈王許之。春申君因城故吳墟，〈正義墟音虛。（闔閭）今蘇州也。〔闔閭〕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，今圮毀也。又大內北瀆，四從五橫，至今猶存。又改破楚門爲昌門。〉以自爲都邑。

春申君既相楚，是時齊有孟嘗君，趙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，方爭下士，招致賓客，以相傾奪，輔國持權。

春申君爲楚相四年，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。五年，圍邯鄲。邯鄲告急於楚，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，秦兵亦去，春申君歸。春申君相楚八年，爲楚北伐滅魯，〈索隱按：年表云八年取魯，封魯君於莒，十四年而滅也。〉以荀卿爲蘭陵令。當是時，楚復彊。

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，春申君舍之於上舍。趙使欲夸楚，爲琱瑁簪，刀劍室以珠玉飾之，請命春申君客。春申君客三千餘人，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，趙使大慙。

春申君相十四年，秦莊襄王立，以呂不韋爲相，封爲文信侯。取東周。

春申君相二十二年，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，乃相與合從，西伐秦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始皇六年。」〉而楚王爲從長，春申君用事。至函谷關，秦出兵攻，諸侯兵皆敗走。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，春申君以此益疏。

客有觀津人朱英，〈正義觀音館。今魏州觀城縣也。〉謂春申君曰：「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，其於英不然。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，何也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，〈正義黽隘之塞在申州。黽音盲也。〉不便；假道於兩周，背韓、魏而攻楚，不可。今則不然，魏旦暮亡，不能愛許、鄢陵，其許魏割以與秦。秦兵去陳百六十里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許東南。」〉臣之所觀者，見秦、楚之日鬬也。」楚於是去陳徙壽春；而秦徙衞野王，作置東郡。〈正義濮、滑州兼河北置東郡。濮州本衞都，而徙野王也。〉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，行相事。

楚考烈王無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求婦人宜子者進之，甚衆，卒無子。趙人李園持其女弟，欲進之楚王，聞其不宜子，恐久毋寵。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，已而謁歸，故失期。還謁，春申君問之狀，對曰：「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，與其使者飲，故失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娉入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可得見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，即幸於春申君。知其有身，李園乃與其女弟謀。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：「楚王之貴幸君，雖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二十餘年，而王無子，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，則楚更立君後，亦各貴其故所親，君又安得長有寵乎？非徒然也，君貴用事久，多失禮於王兄弟，兄弟誠立，禍且及身，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？今妾自知有身矣，而人莫知。妾幸君未久，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，王必幸妾；妾賴天有子男，則是君之子爲王也，

楚國盡可得，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？」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李園女弟，謹舍而言之楚王。楚王召入幸之，遂生子男，立爲太子，以李園女弟爲王后。楚王貴李園，園用事。

李園既入其女弟，立爲王后，子爲太子，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，陰養死士，欲殺春申君以滅口，而國人頗有知之者。

春申君相二十五年，楚考烈王病。朱英謂春申君曰：「世有毋望之福，〈正義無望謂不望而忽至也。〉又有毋望之禍。〈索隱周易有无妄卦，其義殊也。〉今君處毋望之世，〈正義謂生死無常。〉事毋望之主，〈正義謂喜怒不節也。〉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？」〈正義謂吉凶忽（爲）〔焉〕。〉春申君曰：「何謂毋望之福？」曰：「君相楚二十餘年矣，雖名相國，實楚王也。今楚王病，旦暮且卒，而君相少主，因而代立當國，如伊尹、周公，王長而反政，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？此所謂毋望之福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何謂毋望之禍？」曰：「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，〈索隱言園是春申之仇也。《戰國策》作「君之舅也」，謂爲王之舅，意異也。〉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，楚王卒，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。此所謂毋望之禍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何謂毋望之人？」對曰：「君置臣郎中，楚王卒，李園必先入，臣爲君殺李園。此所謂毋望之人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足下置之，李園，弱人也，僕又善之，且又何至此！」朱英〈索隱朱亥。即上之朱英也。作「亥」者，史因趙有朱亥誤也。〉知言不用，恐禍及身，乃亡去。

後十七日，楚考烈王卒，李園果先入，伏死士於棘門之內。〈正義壽州城門。〉春申君入棘門，園死士俠刺春申君，斬其頭，投之棘門外。〈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五年，秦始皇九年。〉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。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，是爲楚幽王。〈索隱按：楚捍有母弟猶，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，是楚君完非無子，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，誤也。〉

是歲也，秦始皇帝立九年矣。嫪毐亦爲亂於秦，覺，夷其三族，而呂不韋廢。

太史公曰：吾適楚，觀春申君故城，宮室盛矣哉！初，春申君之說秦昭王，及出身遣楚太子歸，何其智之明也！後制於李園，旄矣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旄音耄。」〉語曰：「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」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？

索隱述贊黃歇辯智，權略秦、楚。太子獲歸，身作宰輔。珠炫趙客，邑開吳土。烈王寡胤，李園獻女。無妄成災，朱英徒語。